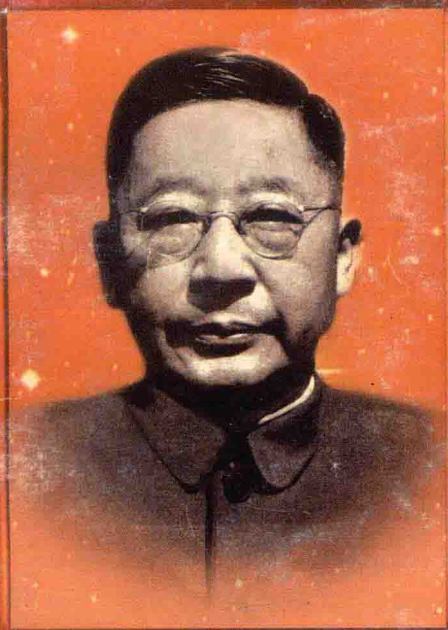


老舍

1899-1966



中外名人传记丛书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中外名人传记丛书

老舍

许正林 著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老舍/许正林著. -南京:江苏文艺出版社,2000.2
(中外名人传记丛书;/李荣德主编)

ISBN 7-5399-1310-X

I. 老… II. 许… III. 老舍(1899~1966)-生平事迹
IV. 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27930 号

书 名	老 舍
作 者	许正林
责任编辑	张 遇
责任校对	童 仁
责任监制	赵光明 胡小河
出版发行	江苏文艺出版社
印 刷	江苏新华印刷厂
经 销	江苏省新华书店
开 本	850×1168 毫米 1/32
印 张	5.625
插 页	2
字 数	10 万
版 次	2000 年 2 月第 1 版,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-8,300 册
标准书号	ISBN 7-5399-1310-X/I·1218
定 价	6.80 元

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中外名人传记丛书编委会

顾 问 王 珉

主 任 周德藩 王建邦 王臻中

副 主 任 袁云亭 成尚荣 杨九俊 陆志平

殷天然 尤学贵

执行主编 成尚荣 李荣德 朱家珑

策 划 虞善国 周鸿铸



老舍、胡絮青结婚照，1931年于北京。



老舍在写作。



1959年夏全家合影。

左起：舒济、舒雨、老舍、舒立、舒乙、胡絮青。



1958年在北京人艺排《茶馆》。

左起：老舍、焦菊隐、黄宗洛(后)、于是之、郑榕和夏淳。

做一个现代的中国人，有多么不容易啊！五千年的历史压在你的背上，你须担当得起使这历史延续下去的责任。可是假若你的热诚是盲目的，只知“继往”，而不知“开来”，那五千年文物的重量啊，会把你压得窒息而亡。你须有很大的勇气去背负它，还须有更大的勇气去批判它；你须费很大的力量去认识它；还须呕尽心血去分析它，矫正它，改善它。

要做一个作家，须先做一个“人”。假若人格不崇高，气度不宏大，而只仗着几个漂亮文字支持自己，则必无有何建树。盖自己不崇高宏大，何以能领会世上最善最美的事？何以心明如镜，鉴别善恶？有了真人，而后才有至文，文艺并非文字把戏也。

——老 舍

目 录

- 1 正红旗下
- 12 寡母孤儿
- 21 从私塾到中学堂
- 28 从师范生到校长
- 36 青春关坎
- 43 初恋
- 54 初登英伦
- 64 读与写
- 76 清苦与充实

- 86 告别英国
 97 从巴黎到南洋
 107 第二故乡
 120 流亡岁月
 131 旅美三年
 139 人民艺术家
 146 扶杖争上游
 155 老舍之死
 162 附:老舍生平大事年表
 171 后记

目 录

江 海 王 五	1
其 他 诸 君	2
堂 中 诸 子	3
其 他 诸 子	4
其 他 诸 子	5
其 他 诸 子	6
其 他 诸 子	7
其 他 诸 子	8
其 他 诸 子	9
其 他 诸 子	10

正红旗下

老舍是北京人。

老舍生在北京，长在北京，离开过北京，又回到北京，直到死在北京。

老舍主要写北京，写了一辈子的北京。他写北京城，写北京人，写北京话，写北京味，写北京文化。

老舍爱北京。他说：“我生在北平，那里的人、事、风景、味道，和酸梅汤、杏儿茶的吆喝的声音，我全熟悉。一闭眼我的北平是完整的，像一张彩色鲜明的图画浮立在我的心中。我敢放胆的描画它。它是条清溪，我每一探手，就摸上条活泼泼的鱼儿来。”

老舍写北京。他说：“不管我在哪里，我还是拿北京作我的小说的背景，因为我闭上眼想起的北京是要比睁眼看见的地方更亲切，更真实，更有感情的。”

老舍哭过北京：“最爱和平的中国最爱和平的北平，带着它的由历代的智慧与心血而建成的湖山，宫殿，坛社，寺宇，宅园，楼阁与九条彩龙的影壁，带着它的合抱的古柏，倒垂的翠柳，白玉石的桥梁，与四季的花草，带着它的最轻脆的话语，温美的礼貌，诚实的交易，徐缓的脚步，与唱给宫廷听的歌剧……不为什么，不为什么，突然的被飞机与坦克强奸着它的天空与柏油路！”

老舍是属于北京的，他说，北京“是整个儿与我的心灵相粘合的一段历史”，“我的最初的知识与印象都得自北平，在我的血里，我的性格与脾气里有许多地方是这古城所赐给的。”

我们可以从老舍和从老舍的作品去知道北京，我们也可以从北京去知道老舍。

1899年2月3日，老舍出生于北京西城护国寺街小羊圈胡同的一个贫民家里。小羊圈胡同是一个一人稍宽的小胡同，往里走不到十米，胡同向北拐四五米，再向东，便逐渐进入一个豁然开朗的空间，犹如一个葫芦肚，再往东又是狭窄的出口，直通护国寺的西廊下街，如在地图上看，整条小羊圈胡同与西东两个出口很像一个繁体字“亞”的形状，或许当初真是一个羊圈。从这窄小的入口、曲里拐弯的胡同和不规则的空间，就知这儿是一块贫民天地。这里住有六七户人家，围着两棵大槐树。路东有三个门，最南头一个门，就是老舍的家。

老舍的家是有门楼的房子，门楼是用瓦摆成一些古钱的形状，只是房屋已很破旧，古钱早已歪七竖八，钱眼里探

出枯草梗,可怜的小麻雀们在枯草梗之间寻啄那不丰满的草粒儿。两扇门也破旧得处处有孔有缝,左右门垛的青灰大多脱落,没有脱落的两三块,上面画满了鸡爪形图案,这是北京许多贫困人家用以记账的记号。推门进院子,迎面有影壁,这是典型的北京满族民居的格式,只是影壁已塌倒半截,影壁边连一般满族庭院应有的供神用的“索罗杆”也没有。影壁后面是一个三合院。但并不是北京一般富裕人家的那种标准的四合院或三合院——南北稍长东西略短的格局,这是一个南北极窄而东西狭长的院子。院儿里醒目的是有三棵树,两棵枣树和一棵杏树。在北京,尤其在城北,几乎家家都在院子里种枣树,因“早子”的谐音,取一个吉利。

老舍就生在这里,长在这里,直到他 1924 年二十六岁去英国任教之前,他一直住在这里。他最爱的是这里。老舍四十年代写的长篇小说《四世同堂》的故事背景即是以小羊圈胡同为原型的,而祁家院子就是以老舍自家为原型的。他的短篇自传体小说《小人物自述》和长篇自传体小说《正红旗下》中则对自己出生的院子和房子作了详细的描述。

老舍是满族人,父亲和母亲都是旗人。老舍父亲名叫舒永寿,属正红旗。清代满族的军队组织和户口编制以旗的颜色为标志,分镶黄、正黄、镶白、正白、镶红、正红、镶蓝、正蓝八旗,由贵族首领统帅,称为八和硕贝勒。凡满族成员都隶属各旗。所以满族人常被称作旗人。老舍父亲是清皇城的护军。清兵入关取明立国以后,仍以明王朝的都城北京为都城,对明朝的宫殿、城池、街衢、坊巷,均未做大变动。

而将主要力量放在西郊的两座离宫上,一是当时被称为万园之园的圆明园,二是颐和园。明清北京城分为外城、内城、皇城和宫城四套方城。内城设九门,外城开七门。皇城里的也是北京城的核心为宫城,是皇帝的住所,称紫禁城。清代,所有的内城的汉族百姓迁至外城,内城只由八旗人居住。老舍家住护国寺街,离皇城很近。每日护城上下班,还是较近的,只是收入很低,一个月只有三两银子的月饷,这是全家六七口人惟一的经济来源了。

清朝建国以后,为了继续保持八旗军队的战斗力,严格限制旗人参与工商业活动,也不准离开北京居住。除了将所圈占的部分旗地分配给兵丁之外,就是每月由官府发饷银饷粮。这种旗人制度带来两个极端,地位高的贵族子弟,靠山吃山,养成吃喝玩乐,游手好闲的习惯;地位低的贫困旗人,不能自谋生计,只能越来越贫穷。老舍就是出生在这样的贫困旗人家庭里。

老舍的母亲姓马,属正黄旗。娘家在德胜门外土城十间房村。老舍出生时,母亲已四十一岁了,本该是八个孩子的妈妈,但家境贫寒,四个姐姐和三个哥哥活下来的只有大姐、二姐、三姐和三哥了。大姐、二姐已先后出嫁,所以老舍常把自己称做是母亲的“老儿子”。

老舍出生这天,恰好是农历戊戌年腊月二十三,是传统的用糖瓜祭灶拜灶王爷上天言好事的吉祥日子。祭灶本是中国的传统习俗之一,老北京人尤为重视。他们把灶神称做“灶王爷”。北京流传的歌谣这样说:“灶王留下一卷经,念与善男信女听。我神姓张名自国,玉皇封我掌厨中。来

到人间查善恶,未曾做事我先清。”人们认为灶王爷是玉皇大帝派往人间监督善恶的神,每年腊月二十四都要上奏玉皇,为避免灶王爷说自家的坏话,腊月二十三晚上一定要给灶王爷送行、奉祀。北京人多用江米或麦芽糖供奉,意思是粘住灶王爷的嘴,使其上天不能多说话。王府宅门或豪绅巨贾,讲排场,摆阔气,祭祀的糖堆得像塔,有的还糊灶王爷升天用的马,这是“阔祭灶”。贫苦人家只能“穷祭灶”,供桌上能摆上关东糖、糖瓜、南糖就不错了。更穷的家,只有凉水一碗,草料一碟,再磕三个“素头”就告礼成了。

母亲这日一大早就张罗着祭灶,她打扫房屋内外、擦洗神台桌椅,把炉火生得旺旺的。也许是劳累过度的原因,母亲中午就感身体不适,腹部疼痛,到下午越加厉害,凭着她的经验,这是要临产了。可她想,孩子要到明年二月才足月呢?可她还是打发三姐去请姥姥来。好在姑姑这天未出门打麻将,听到这边有动静就来帮忙。其实姑姑从来都是受母亲伺候的,指手画脚惯了,今天更是她指手画脚的好时候。她先是说“这孩子才八个月吧!”后来又说“这小子的来历不小哇!说不定,灶王爷身旁的小童儿因为贪吃糖果,没来得及上天,就留在这里了呢!这小狗尾巴的将来一定福大命大。”姑姑这一预言还真是说对了。

家境贫寒、营养不良又过度劳累,母亲一生下小儿子就昏死过去。三姐吓得只顾抱着母亲哭,接生姥姥也慌成一团,姑姑大声呼喊,命人掐人中、冲糖水,打发人去通知其他亲属。一屋子人都忘了赤身裸体的小婴儿被扔在炕上。幸好大姐这时赶来了。她比老弟大二十多岁,已做了母亲,家

住西四牌楼附近的帅府胡同。大姐推门进来叫了一声“妈”，就顺手赶紧将撂在一边已冻得奄奄一息的小弟弟紧紧搂在怀里。可以说是大姐抢回了老舍的一条命。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吧，老舍和大姐有一种特别的亲情。老舍后来在自传体小说《正红旗下》里多次描写过大姐。他写道：“大姐是个很漂亮的小媳妇，眉清目秀，小长脸，尖尖的下颌像个白莲花瓣似的，不管是穿上大红缎子的氅衣，还是蓝布旗袍，不管是梳着两把头，还是挽着旗髻，她总是那么俏皮利落，令人心旷神怡。她的不宽的腰板总是挺得很直，亭亭玉立；在请蹲安的时候，直起直落，稳重而飘洒。只有在发笑的时候，她的腰才弯下一点去，仿佛喘不过气来，笑得那么天真可怜。亲戚、朋友没有不喜爱她的……”

第二天早晨，父亲从护城岗上回到家里，婴儿和母亲已经转危为安，一家人也都高兴起来。父亲看着命大的孩子，即兴给他起了一个象征吉祥的名字：庆春，但愿这个小宝贝能给他带来新的春天、新的希望、带来好运。正当一家人高兴之时，二哥福海和大舅妈也接到了。大舅妈是一个热心快肠，讲面子又极有能耐的人。她一把拉住刚脱离危险还处于极度虚弱之中的庆春母亲的手说：“您放心，全交给我啦！明天洗三，七姥姥八姨的总得来十口八儿的，这儿二妹妹管装烟倒茶，我当厨子，两杯水酒，一碟炒蚕豆，然后是年肉酸菜热汤儿，有味儿没味儿，吃个热乎劲。好不好？有爱玩小牌儿的，四吊钱一锅。您一丁点心都别操，全有我呢！完了事，您听我一笔账，决不叫您为难！”

老北京人认为，人的一生有两件大事，一是生下来三天

的“洗三”，二是死去三天时的“接三”。满族人尤重此习俗，无论贫富贵贱。比如在雍和宫的法轮殿“五白罗汉山”前，存放有一个精美的“鱼龙变化盆”，相传就是乾隆皇帝“洗三”用过的澡盆。他们认为，“洗三”可以洗去婴儿从前生带来的污垢，使今生平安吉利。从医学观点看，“洗三”也有为婴儿洁身防病的功用。同时，“洗三”也为亲朋好友的人情往来恭喜庆贺提供了一种机会。客人们多送给产妇一些油糕、桂花缸炉、破边缸炉、鸡蛋、红糖等食品，送给小孩穿的衣、鞋、袜作为礼品。主持“洗三”仪式的一般都是“三姑六婆”中的“稳婆”，北京人习惯称“收生姥姥”或“吉祥姥姥”，实际上是在“接生”和“洗三”中较有经验的中老年妇女。“洗三”之前，按正规礼仪要求，要预备好挑脐簪子、围盆布、缸炉、小米儿、金银镲子，还有花儿、朵儿、升儿、斗儿、锁头、秤砣、镜子、牙刷、茶叶、梳子、新笼子、胭脂粉、猪胰皂团、新毛巾、铜茶盘、大葱、姜片、艾叶球、烘笼儿、香烛、钱粮纸码儿、生熟鸡蛋、棒槌等等，还要熬好槐条蒲艾水，用胭脂染红桂元、荔枝、生花生、栗子等。

“洗三”这天，十分热闹，大约是接近春节的缘故，好一派节日气氛。外屋、南屋和姑姑屋里都摆上了宴席。桌上摆的是腌疙瘩缨儿炒大蚕豆与肉皮炸辣酱，酒是兑了水千杯也不醉的酒。“酒席”虽然简单，入席的礼让却仍然很认真：“您请上坐！”“那可不敢当！不敢当！”酒过三巡，无一人有丝毫醉意，菜过两味，大家吃兴刚起，“宴会”随即进入高潮——热汤面上来了。按“洗三”的习俗，这是必定主食，称“洗三面”。霎那间，客人们似乎也忘了礼让，不见人说话，

只听见满屋一片吞食面条的“忽——忽——”响声。“洗三”仪式按惯例在午饭后正式举行。

白姥姥先在外屋的神桌上供上碧霞元君、琼霄娘娘、云霄娘娘、催生娘娘、送子娘娘、豆疹娘娘、眼光娘娘等神像。香炉里盛满了小米，插上了香，下边压着黄钱、元宝、千张等敬神钱粮，然后再点上香和蜡。里屋的炕头上也供上“炕公、炕母”神像，几碗做为供品的桂花缸炉和油糕已经移到神像前。白姥姥里外屋向神叩首行礼之后，才将盛有槐枝、艾叶水熬成的冒着热气的苦水的铜盆和一切礼仪用品摆到炕上。白姥姥上炕盘腿坐好，然后将庆春抱一抱，这是“洗三”仪式的序幕。接下来参加仪式的七大姑、八大姨们依照尊卑长幼的先后顺序往盆里添一小勺清水，再放一些钱物。这叫“添盆”。她们有的往盆里丢硬币，有的将纸币放在茶盘里，手头紧的就只把早已准备好的桂圆、荔枝、红枣、花生、栗子之类的“喜果”添在茶盘里。大家一边添，白姥姥一边说着祝福的话。添水的时候，她就说：“长流水，聪明伶俐”；添喜果的时候，她就说：“早(枣)儿立(栗)子，连生贵(桂)子；桂圆桂圆，连中三元。”大家越添，白姥姥越念念有词，这样一是气氛热烈，庆春母亲也心里喜悦，白姥姥更高兴，因为大家所添的东西，最后都要给白姥姥拿走的。

添盆后，白姥姥拿起棒槌往盆里一搅，又念念有词道：“一搅两搅连三搅，哥哥领着弟弟跑，七十儿、八十儿、歪毛儿、淘气儿，唏哩呼噜都来啦！”接着，白姥姥开始给庆春洗澡。白姥姥一边洗着小庆春，一边念：“先洗头，做王侯；后洗腰，一辈倒比一辈高；洗洗蛋，做知县；洗洗沟，做知州！”